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

潘淵校點

三國演義

八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

卻說章武二年夏六月，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，先主奔回白帝城，趙雲引兵據守。忽馬良至，見大軍已敗，懊悔不及，將孔明之言，奏知先主。先主嘆曰：「朕早聽丞相之言，不致今日之敗！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群臣乎！」遂傳旨，就白帝城住劄，將館驛改爲永安宮。人報馮習、張南、傅彤、程畿、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，先主傷感不已。又近臣奏稱：「黃權引江北之兵，降魏去了。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。」先主曰：「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，欲歸無路，乃不得已而降魏；是朕負權，非權負朕也，何必罪其家屬？」仍給祿米以養之。

卻說黃權降魏，諸將引見曹丕。丕曰：「卿今降朕，欲追慕於陳、韓耶？」權泣而奏曰：「臣受蜀帝之恩，殊遇甚厚，命臣督諸軍於江北，被陸遜絕斷。臣歸蜀無路，降吳不可，故來投陛下。敗軍之將，免死爲幸，安敢追慕於古人耶！」丕大喜，遂拜黃權爲鎮南將軍。權堅辭不受。忽近臣奏曰：「有細作自蜀中來說：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。」權曰：「臣與蜀主，推誠相信，知臣本心，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。」丕然之。後人有詩責黃權曰：

降吳不可卻降曹，忠義安能事兩朝？堪嘆黃權惜一死，紫陽書法不輕饒！

曹丕問賈詡曰：「朕欲一統天下，先取蜀乎？先取吳乎？」詡曰：「劉備雄才，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，東吳孫權，能識虛實，陸遜見屯兵於險要，隔江泛湖，皆難卒謀。以臣觀之，諸將

之中，皆無孫權、劉備敵手。雖以陛下天威臨之，亦未見萬全之勢也。只可持守，以待二國之變。」丕曰：「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，安有不勝之理！」尚書劉曄曰：「近東吳陸遜，新破蜀兵七十萬，上下齊心，更有江湖之阻，不可卒制。陸遜多謀，必有準備。」丕曰：「卿前勸朕伐吳，今又諫阻，何也？」曄曰：「時有不同也。昔東吳累敗於蜀，其勢頓挫，故可擊耳；今既獲全勝，銳氣百倍，未可攻也。」丕曰：「朕意已決，卿勿復言！」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。早有哨馬報說：東吳已有準備，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，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，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。劉曄曰：「既有準備，去恐無益。」丕不從，引兵而去。

卻說吳將朱桓，年方二十七歲，極有膽略，孫權甚愛之；時督軍於濡須，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，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，止留五千騎守城。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、王雙，引五萬精兵，飛奔濡須城來，衆軍皆有懼色。桓按劍而言曰：「勝負在將，不在兵之多寡。兵法云：『客兵倍而主兵半者，主兵尚能勝於客兵。』今曹仁千里跋涉，人馬疲困，吾與汝等共據高城，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險，以逸待勞，以主制客：此乃百戰百勝之勢。雖曹丕自來，尚不足憂，況仁等耶！」於是傳令，教衆軍偃旗息鼓，只作無人守把之狀。

且說魏將先鋒常雕，領精兵來取濡須城。遙望城上並無軍馬，雕催軍急進。離城不遠，一聲礮響，旌旗齊豎。朱桓橫刀飛馬而出，直取常雕。戰不三合，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。吳兵乘勢衝殺一陣，魏兵大敗，死者無數。朱桓大勝，得了無數旌旗、軍器、戰馬。曹仁領兵隨後到來，卻被吳兵從羨溪殺出。曹仁大敗而退，回見魏主，細奏大敗之事。丕大驚。正議之間，忽

探馬報：「曹真、夏侯尚圍了南郡，被陸遜伏兵於內，諸葛瑾伏兵於外，內外夾攻，因此大敗。」言未畢，忽探馬又報：「曹休亦被呂範殺敗。」丕聽知三路兵敗，乃喟然嘆曰：「朕不聽賈詡、劉曄之言，果有此敗！」時值夏天，大疫流行，馬步軍十死六七，遂引軍回洛陽。吳、魏自此不和。

卻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，漸漸沈重。至章武三年夏四月，先主自知病人四肢，又哭關、張二弟，其病愈深，兩目昏花，厭見侍從之人，乃叱退左右，獨卧於龍榻之上。忽然陰風驟起，將燈吹搖，滅而復明。只見燈影之下，二人侍立。先主怒曰：「朕心緒不寧，教汝等且退，何故又來！」叱之不退。先主起而視之，上首乃雲長，下首乃翼德也。先主大驚曰：「二弟原來尚在！」雲長曰：「臣等非人，乃鬼也。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，皆敕命爲神。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。」先主扯定大哭。忽然驚覺，二弟不見。即喚從人問之，時正三更。先主嘆曰：「朕不久於人世矣！」遂遣使往成都，請丞相諸葛亮、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，聽受遺命。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，來永安宮見帝，留太子劉禪守成都。

且說孔明到永安宮，見先主病危，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。先主傳旨，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，撫其背曰：「朕自得丞相，幸成帝業，何期智識淺陋，不納丞相之言，自取其敗。悔恨成疾，死在旦夕。嗣子孱弱，不得不以大事相託。」言訖，淚流滿面。孔明亦涕泣曰：「願陛下善保龍體，以副天下之望。」先主以目遍視，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，先主令且退。謖退出，先主謂孔明曰：「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？」孔明曰：「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。」先主曰：「不然。朕

觀此人，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」分付畢，傳旨召諸臣入殿，取紙筆寫了遺詔，遞與孔明而嘆曰：「朕不讀書，粗知大略。聖人云：『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』」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，共扶漢室，不幸中道而別。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，令勿以爲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教之！」孔明等泣拜於地曰：「願陛下將息龍體。臣等盡施犬馬之勞，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。」

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，一手掩淚，一手執其手曰：「朕今死矣，有心腹之言相告。」孔明曰：「有何聖諭？」先主泣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則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爲成都之主。」孔明聽畢，汗流遍體，手足失措，泣拜於地曰：「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盡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乎！」言訖，叩頭流血。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，喚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近前，分付曰：「爾等皆記朕言：朕亡之後，爾兄弟三人，皆以父事丞相，不可怠慢！」言罷，遂命二王同拜孔明。二王拜畢，孔明曰：「臣雖肝腦塗地，安能報知遇之恩也！」

先主謂衆官曰：「朕已託孤於丞相，令嗣子以父事之。卿等俱不可怠慢，以負朕望。」又囑趙雲曰：「朕與卿於患難之中，相從到今，不想於此地分別。卿可想朕故交，早晚看覷吾子，勿負朕言。」雲泣拜曰：「臣敢不效犬馬之勞！」先主又謂衆官曰：「卿等衆官，朕不能一分囑，願皆自愛！」言畢，駕崩，壽六十三歲。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。後杜工部有詩嘆曰：

蜀主窺吳向三峽，崩年亦在永安宮。翠華想像空山外，玉殿虛無野寺中。

古廟杉松巢水鶴，歲時伏臘走村翁。武侯祠屋長鄰近，一體君臣祭祀同。

先主駕崩，文武官僚無不哀痛。孔明率眾官奉梓宮還成都。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，安於正殿之內。舉哀行禮畢，開讀遺詔。詔曰：

朕初得疾，但下痢耳，後轉生雜病，殆不自濟。朕聞「人年五十，不稱夭壽」。今朕年六十有餘，死復何恨？但以卿兄弟爲念耳。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爲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爲。惟賢惟德，可以服人，卿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卿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，勿怠！勿忘！卿兄弟更求聞達。至囑！至囑！

群臣讀詔已畢，孔明曰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請立嗣君，以承漢統。」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，改元建興。加諸葛亮爲武鄉侯，領益州牧，葬先主於惠陵，謚曰昭烈皇帝，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，謚甘夫人爲昭烈皇后，糜夫人亦追謚爲皇后，陞賞群臣，大赦天下。

早有魏軍探知此事，報入中原。近臣奏知魏主。曹丕大喜曰：「劉備已亡，朕無憂矣！何不乘其國中無主，起兵伐之？」賈詡諫曰：「劉備雖亡，必託孤於諸葛亮，亮感備知遇之恩，必傾心竭力，扶持嗣主。陛下不可倉卒伐之。」正言間，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：「不乘此時進兵，更待何時！」衆視之，乃司馬懿也。丕大喜，遂問計於懿。懿曰：「若只起中國之兵，急難取勝。須用五路大兵，四面夾攻，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，然後可圖。」

丕問何五路，懿曰：「可修書一封，差使往遼東鮮卑國，見國王軻比能，賂以金帛，令起

遼西羌兵十萬，先從旱路取西平關：此一路也。再修書，遣使賁官誥、賞賜直入南蠻，見蠻王孟獲，令起兵十萬，攻打益州、永昌、牂牁、越嶲四郡，以擊兩川之南：此二路也。再遣使人吳修好，許以割地，令孫權起兵十萬，攻西川峽口，徑取涪城：此三路也。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，起上庸兵十萬，西攻漢中：此四路也。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爲大都督，提兵十萬，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：此五路也。共大兵五十萬，五路並進。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，安能當此乎！」丕大喜，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爲使前去，又命曹真爲大都督，領兵十萬，徑取陽平關。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，皆封列侯，俱在冀、徐、青及合肥等處，據守關津隘口，故不復調用。卻說蜀漢後主劉禪，自即位以來，舊臣多有病亡者，不能細說。凡一應朝廷選法、錢糧、詞訟等事，皆聽諸葛丞相裁處。時後主未立皇后，孔明與群臣上言曰：「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，年十七歲，可納爲正宮皇后。」後主即納之。

建興元年秋八月，忽有邊報說：「魏調五路大兵，來取西川：第一路，曹真爲大都督，起兵十萬，取陽平關；第二路，乃反將孟達，起上庸兵十萬，犯漢中；第三路，乃東吳孫權，起精兵十萬，取峽口入川；第四路，乃蠻王孟獲，起蠻兵十萬，犯益州四郡；第五路，乃番王軻比能，起羌兵十萬，犯西平關。此五路軍馬，甚是利害。已先報知丞相，丞相不知爲何，數日不出視事。」後主聽罷大驚，即差近侍賁旨，宣召孔明入朝。使命去了半日，回報：「丞相府下人言，丞相染病不出。」後主轉慌。次日，又命黃門侍郎董允、諫議大夫杜瓊：「去丞相卧榻前，告此大事。」

董、杜二人到丞相府前，皆不得入。杜瓊曰：「先帝託孤於丞相，今主上初登寶位，被曹丕五路兵犯境，軍情至急，丞相何故推病不出？」良久，門吏傳丞相令，言病體稍可，明早出都堂議事。董、杜二人嘆息而回。次日，眾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，從早至晚，又不見出。眾官惶惶，只得散去。杜瓊人奏後主曰：「請陛下聖駕，親往丞相府問計。」後主即引多官入宮，啓奏皇太后。太后大驚曰：「丞相何故如此？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！我當自往。」董允奏曰：「娘娘未可輕往。臣料丞相，必有高明之見。且待主上先往，如果怠慢，請娘娘於太廟中，召丞相問之未遲。」太后依奏。

次日，後主車駕親至相府。門吏見駕到，慌忙拜伏於地而迎。後主問曰：「丞相在何處？」門吏曰：「不知在何處。只有丞相鈞旨，教擋住百官，勿得輒入。」後主乃下車步行，獨進第三重門，見孔明獨倚竹杖，在小池邊觀魚。後主在後立久，乃徐徐而言曰：「丞相安樂否？」孔明回顧，見是後主，慌忙棄杖，拜伏於地曰：「臣該萬死！」後主扶起，問曰：「今曹丕分兵五路，犯境甚急，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？」孔明大笑，扶後主人內室坐定，奏曰：「五路兵至，臣安得不知？臣非觀魚，有所思也。」後主曰：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羌王軻比能，蠻王孟獲，反將孟達，魏將曹真：此四路兵，臣已皆退去了也。止有孫權這一路兵，臣已有退之之計，但須一能言之人爲使。因未得其人，故熟思之。陛下何必憂乎？」後主聽罷，又驚又喜曰：「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！願聞退兵之策。」

孔明曰：「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，臣安敢旦夕怠慢？成都眾官，皆不曉兵法之妙，貴在

使人不測，豈可泄漏於人？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，引兵犯西平關，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，素得羌人之心，羌人以超爲神威天將軍，臣已先遣一人，星夜馳檄，令馬超緊守西平關，伏四路奇兵，每日交換，以兵拒之。此一路不必憂矣。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，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，右出左入，爲疑兵之計，蠻兵惟憑勇力，其心多疑，若見疑兵，必不敢進。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，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，臣回成都時，留李嚴守永安宮，臣已作一書，只做李嚴親筆，令人送與孟達，達必然推病不出，以慢軍心。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，此地險峻，可以保守，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，並不出戰，曹真若見我兵不出，不久自退矣。此四路兵俱不足憂。臣尚恐不能全保，又密調關興、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，屯於緊要之處，爲各路救應。此數處調遣之事，皆不曾經由成都，故無人知覺。只有東吳這一路兵，未必便動：如見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必來相攻；若四路不濟，安肯動乎？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，必不肯從其言。雖然如此，須用一舌辯之士，逕往東吳，以利害說之，則先退東吳，其四路之兵，何足憂乎？但未得說吳之人，臣故躊躇。何勞陛下聖駕來臨？」後主曰：「太后亦欲來見相父。今朕聞相父之言，如夢初覺，復何憂哉！」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，送後主出府。

衆官皆環立於門外，見後主面有喜色。後主別了孔明，上御車回朝。衆官疑惑不定。孔明見衆官中，一人仰天而笑，面亦有喜色。孔明視之，乃義陽新野人，姓鄧，名芝，字伯苗，見爲戶部尚書，漢司馬鄧禹之後。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。衆官皆散，孔明請芝到書院中，問芝

曰：「今蜀、魏、吳鼎分三國，欲討二國，一統中興，當先伐何國？」芝曰：「以愚意論之：魏雖漢賊，其勢甚大，急難搖動，當徐徐緩圖。今主上初登寶位，民心未安，當與東吳連合，結爲唇齒，一洗先帝舊怨，此乃長久之計也。未審丞相鈞意若何？」孔明大笑曰：「吾思之久矣，奈未得其人。今日方得也！」芝曰：「丞相欲其人何爲？」孔明曰：「吾欲使人往結東吳。公既能明此意，必能不辱君命。使乎之任，非公不可。」芝曰：「愚才疏智淺，恐不堪當此重任。」孔明曰：「吾來日奏知天子，便請伯苗一行，切勿推辭。」芝應允而退。

至次日，孔明奏准後主，差鄧芝往說東吳。芝拜辭，望東吳而來。正是：吳人方見干戈息，蜀使還將玉帛通。未知鄧芝此去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

卻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，吳王拜遜爲輔國將軍、江陵侯，領荊州牧，自此軍權皆歸於遜。張昭、顧雍啓奏吳王，請自改元。權從之，遂改爲黃武元年。忽報魏主遣使至，權召入。使命陳說：「蜀前使人求救於魏，魏一時不明，故發兵應之；今已大悔，欲起四路兵取川，東吳可來接應。若得蜀土，各分一半。」權聞言不能決，乃問於張昭、顧雍等。昭曰：「陸伯言極有高見，可問之。」權即召陸遜。

遜至，奏曰：「曹丕坐鎮中原，急不可圖；今君不從，必爲讎矣。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。今且勉強應允，整軍預備，只探聽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諸葛亮首尾不能救，主上則發兵以應之，先取成都，此爲上策；如四路兵敗，別作商議。」權從之，乃謂魏使曰：「軍需未辦，擇日便當起程。」使者拜辭而去。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，見了馬超，不戰自退；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，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，回洞去了；上庸孟達兵至半路，忽然染病不能行；曹真兵出陽平關，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，果然「一將守關，萬夫莫開」，曹真屯兵於斜谷道，不能取勝而回。孫權知了此信，乃謂文武曰：「陸伯言真神算也！孤若妄動，又結怨於西蜀矣。」

忽報西蜀遣鄧芝到。張昭曰：「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，遣鄧芝爲說客也。」權曰：「當何以答之？」昭曰：「先於殿前立一大鼎，貯油數百斤，下用炭燒。待其油沸，可選身長面大

武士一千人，各執刀在手，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，卻喚芝人見。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，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，效此例烹之，看其人如何對答。」權從其言，遂立油鼎，命武士立於左右，各執軍器，召鄧芝人。

芝整衣冠而入，行至宮門前，只見兩行武士，威風凜凜，各持鋼刀大斧、長劍短戟，直列至殿上。芝曉其意，並無懼色，昂然而行；至殿前，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。左右武士以目視之，芝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簾前，鄧芝長揖不拜。權令捲起珠簾，大喝曰：「何不拜！」芝昂然而答曰：「上國天使，不拜小邦之主。」權大怒曰：「汝不自料，欲掉三寸之舌，效酈生說齊乎？可速人油鼎！」芝大笑曰：「人皆言東吳多賢，誰想懼一儒生！」權轉怒曰：「孤何懼爾一匹夫耶？」芝曰：「既不懼鄧伯苗，何愁來說汝等也？」權曰：「爾欲爲諸葛亮作說客，來說孤絕魏向蜀，是否？」芝曰：「吾乃蜀中一儒生，特爲吳國利害而來。乃陳兵設鼎，以拒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！」

權聞言惶愧，即叱退武士，命芝上殿，賜坐而問曰：「吳、魏之利害若何？願先生教我。」芝曰：「大王欲與蜀和，還是欲與魏和？」權曰：「孤正欲與蜀主講和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，不能全始全終耳。」芝曰：「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，蜀有山川之險，吳有三江之固；若二國連和，共爲唇齒，進則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則可以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若委質稱臣於魏，魏必望大王朝覲，求太子以爲內侍；如其不從，則興兵來攻，蜀亦順流而進取；如此，則江南之地，不復爲大王有矣。若大王以愚言爲不然，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，以絕說客之

名也。」言訖，撩衣下殿，望油鼎中便跳。權急命止之，請入後殿，以上賓之禮相待。權曰：「先生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孤今欲與蜀主連和，先生肯爲我介紹乎？」芝曰：「適欲烹小臣者，乃大王也；今欲使小臣者，亦大王也。大王猶自狐疑未定，安能取信於人？」權曰：「孤意已決，先生勿疑。」

於是吳王留住鄧芝，集衆官問曰：「孤掌江南八十一州，更有荆、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。蜀有鄧芝不辱其主，吳並無一人以達孤意。」忽一人出班奏曰：「臣願爲使。」衆視之，乃吳郡吳人，姓張，名溫，字惠恕，見爲中郎將。權曰：「恐卿到蜀見諸葛亮，不能達孤之情。」溫曰：「孔明亦人耳，臣何畏彼哉！」權大喜，重賞張溫，使同鄧芝入川通好。

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，奏後主曰：「鄧芝此去，其事必成。吳地多賢，定有人來答禮。陛下當禮貌之，令彼回吳，以通盟好。吳若通和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。吳、魏寧靖，臣當征南，平定蠻方，然後圖魏。魏削，則東吳亦不能久存，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。」後主然之。

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。後主聚文武於丹墀，令鄧芝、張溫入。溫自以爲得志，昂然上殿，見後主施禮。後主賜錦墩，坐於殿左，設御宴待之。後主但敬禮而已。宴罷，百官送張溫到館舍。次日，孔明設宴相待。孔明謂張溫曰：「先帝在日，與吳不睦，今已晏駕。當今主上，深慕吳王，欲捐舊忿，永結盟好，同力破魏。望大夫善言回奏。」張溫領諾。酒至半酣，張溫喜笑自若，頗有傲慢之意。

次日，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，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，命衆官相送。孔明慙慙勸酒。正飲酒

間，忽一人乘醉而入，昂然長揖，入席就坐。溫怪之，乃問孔明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孔明答曰：「姓秦，名宓，字子勅，見爲益州學士。」溫笑曰：「名稱學士，未知胸中曾『學事』否？」宓正色而言曰：「蜀中三尺小童，尚皆就學，何況於我！」溫曰：「且說公何所學？」宓對曰：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諸子百家，無所不通，古今興廢，聖賢經傳，無所不覽。」溫笑曰：「公既出大言，請即以天爲問：天有頭乎？」宓曰：「有頭。」溫曰：「頭在何方？」宓曰：「在西方。」詩曰：「乃眷西顧。」以此推之，頭在西方也。」溫又問：「天有耳乎？」宓答曰：「天處高而聽卑。」詩云：「鶴鳴九皋，聲聞於天。」無耳何能聽？」溫又問：「天有足乎？」宓曰：「有足。」詩云：「天步艱難。」無足何能步？」溫又問：「天有姓乎？」宓曰：「豈得無姓！」溫曰：「何姓？」宓答曰：「姓劉。」溫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宓曰：「天子姓劉，以故知之。」溫又問曰：「日生於東乎？」宓對曰：「雖生於東，而沒於西。」

此時秦宓言語清朗，答問如流，滿座皆驚。張溫無語。宓乃問曰：「先生東吳名士，既以天事下問，必能深明天之理。昔混沌既分，陰陽剖判，輕清者上浮而爲天，重濁者下凝而爲地，至共工氏戰敗，頭觸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維缺，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。天既輕清而上浮，何以傾其西北乎？又未知輕清之外，還有何物？願先生教我。」張溫無言可對，乃避席而謝曰：「不意蜀中多出俊傑！恰聞講論，使僕頓開茅塞。」孔明恐溫羞愧，故以善言解之曰：「席間問難，皆戲談耳。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，何在唇齒之戲哉！」溫拜謝。孔明又令鄧芝人吳答禮，就與張溫同行。張、鄧二人拜辭孔明，望東吳而來。

卻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，乃聚文武商議。忽近臣奏曰：「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。」權召入。張溫拜於殿前，備稱後主、孔明之德，「願求永結盟好，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。」權大喜，乃設宴待之。權問鄧芝曰：「若吳、蜀二國同心滅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豈不樂乎？」芝答曰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」。如滅魏之後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。但爲君者，各修其德，爲臣者，各盡其忠：則戰爭方息耳。」權大笑曰：「君之誠款，乃如是耶！」遂厚贈鄧芝還蜀。自此吳、蜀通好。

卻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，火速報入中原。魏主曹丕聽知，大怒曰：「吳、蜀連和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。不若朕先伐之！」於是大集文武，商議起兵伐吳。此時大司馬曹仁、太尉賈詡已亡。侍中辛毗出班奏曰：「中原之地，土闊民稀，而欲用兵，未見其利。今日之計，莫若養兵屯田十年，足食足兵，然後用之，則吳、蜀方可破也。」丕怒曰：「此迂儒之論也！今吳、蜀連和，早晚必來侵境，何暇等待十年！」即傳旨，起兵伐吳。司馬懿奏曰：「吳有長江之險，非船莫渡。陛下必御駕親征，可選大小戰船，從蔡、潁而人淮，取壽春，至廣陵，渡江口，逕取南徐：此爲上策。」

丕從之。於是日夜併工，造龍舟十隻，長二十餘丈，可容二千餘人，收拾戰船三千餘隻。魏黃初五年秋八月，會聚大小將士，令曹真爲前部，張遼、張郃、文聘、徐晃等爲大將先行；許褚、呂虔爲中軍護衛，曹休爲合後，劉曄、蔣濟爲參謀官。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，剋日起兵。封司馬懿爲尚書僕射，留在許昌，凡國政大事，並皆聽懿決斷。